



当代

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华语世界最绮丽动人的小说

情殇

银卷

陈琛◎主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殇——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/陈琛 主编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5.4
(2009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402 - 0418 - 1

I. 情… II. 陈… III. 言情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 - 当代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5836 号

书 名:情殇——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(银卷)

主 编:陈 琛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出版发行:北京燕山出版社

(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:100054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

版式设计:李 宏

开 本: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34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402 - 0418 - 1

定 价:29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穆时英	黑 牡 丹/1
叶灵凤	女娲氏之造孽/8
叶灵凤	未完的忏悔录/26
张爱玲	红玫瑰与白玫瑰/101
张资平	性的屈服者/128
刘呐鸥	热情之骨/142
施蛰存	石 秀/148
彭瑞高	夜 祭/173
那 耘	四十如猫/192
蔚 江	爱情马爹利/219
安 娜	时钟在摆动/250



面幻想着那些郁金香围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纪的舞。忽然我听见一个脚音悉悉地从沙铺的小径上走来,那么轻轻地,踏在我的梦上面似地。我竖起身子来,那声音便没了。我疑心是在做梦。可是,下着细雨似地,悉!悉!一回儿那脚声又来了!这回我听出是一个女子的高跟儿鞋声音。鬼!便睁着眼珠子瞧,只见木栅门那儿站着穿黑衣服的人,在黑儿里边。我刚伸手去拿电筒,便听见呼的一声,鲍勃,我的那只狼狗,蹿了过去,直跳出栅门外面。接着便是一声吓极了的叫声从空气里直飞过来,是一个女子的嗓子。那穿黑衣服的人回过身子就跑,鲍勃直赶上去。我拿了电筒跳起来,赶出去,鲍勃已经扑了上去,把那人扑倒在地上啦,一点声音也没有的,那当儿我真给吓了一跳——别给扑死了,不是玩的!急着赶出去,吆喝着跑着,走到前面,拿电筒一照——真给整个儿的怔住了。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谁呢?一个衣服给撕破了几块的女子,在黑儿里,大理石像似地,闭着眼珠子,长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,头发委在地上,鬓脚那儿还有朵白色的康纳生,脸上,身上,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红的血,一只手按着胸脯儿,血从手下淌出来——很可爱的一个姑娘呢!鲍勃还按着她,在嗓子里呜呜着,冲着我摇尾巴。我赶走了鲍勃,把她抱起来时,她忽然睁开眼来,微微地喘着气道:“快把我抱进去吧!”那么哀求着的模样。……”

“她究竟是谁呢?”

“你别急,听我讲下去。到了里边,我让她喝了点水,便问她:‘你是谁?怎么会闹得这个模样儿的?’她不回。就问我浴室在那儿。我告诉她在楼上,她便上去了。等了一个多钟头,她下来了,嘴里咬了一支烟,穿了我的睡衣。洗去了血迹,蓬散着的鬓脚上插着朵康纳生,在嘴角插着朵笑的那姑娘简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。她走到我前面,喷了口烟,道:

‘为什么养了那么凶的一只狼狗呢?’

‘你究竟是谁呢?不说明白,我是不能留你住在这儿的。’

‘你再不赶出来,我真要疑心自个儿是在非洲森林里,要叫狼给吃了——’那么地在我的问题圈四面划着平行线。

‘你究竟是谁呢?’逼着她划一条切线。

‘你瞧,这儿也给它抓破了!’忽然撇开睡衣来,把一个抓破了胸兜,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条伤痕放在我前面。窗外的星星一秒钟里边就全数崩溃了下来,在我眼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。我觉得自个儿是站在赤道线上。‘给我块绷纱吧!’我便把自个儿的嘴当了绷纱。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妻子。”

“那么你怎么知道她是牡丹妖呢?”

“第二天她跟我说的。每天早一一起来,她就去给那株黑牡丹洒水的……”

我差一点笑了出来,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,我便忍住了

笑。

早上醒来时，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空了的帆布床，葡萄叶里透下来的太阳光照得我一身汗。抬起脑袋来，却见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静静地抽着烟，脸上已经没有了疲倦的，给生活压扁了的样子。在早晨的太阳光里，正像圣五的信里说的，“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风，她的脸在优逸生活里比一个月前丰腴多了。”

那么地想着，一翻身，忽然的从床上跌了下去。我爬起来时，她已经站在我旁边：

“昨晚上睡得好吗？”

“昨晚上听圣五讲牡丹妖的故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笑着，拉着我的胳膊走到里边儿去。“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。”

“圣五呢？”

“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。我们先吃早饭吧，不用等他。”我到楼上洗了个澡，换了衬衣下来时，露台上已经排了张小方几，上面搁了两只煎蛋，三片土司，一壶咖啡，在对面坐下了一朵黑牡丹。隔着那只咖啡壶，她那张软得发腻的嘴唇里吃着焦黄色的土司，吐着青色的，愉快的话：

“那天晚上是一个舞客强拉我上丽娃栗姐村去玩，他拼命地请我喝混合酒，他唱着那些流行曲，挑着我喜欢的曲子叫音乐师吹，可是他是那么个讨厌的中年人，他是把我当洋娃娃的……等他送我回去，故意把车绕着中山路去，在哥伦比亚路，忽然停了下来，看了他眼珠子里的火光，我便明白了。我开了车门就逃下来，他拉住我的衣襟，一下子就撕破了，皮肉也擦破了，我不敢喊，怕他追了来。把气力跑完了的时候，便跑到了这儿，在那沙铺的小径上——

“以后就碰到了圣五？”

“对啦。”

“可是怎么会变了牡丹妖的？”

“我爱上了这屋子，这地方，这静；圣五又是个隐士风的绅士：我又是那么地疲倦；圣五硬要问我是谁，我便说是黑牡丹妖，他就信了。如果说是舞娘，他不会留我的，也会把我当洋娃娃的。我什么都不问，只要能休息一下，我是到这儿休息来的。这三天，我已经加了一磅。”便明朗地笑起来。

猛的生急性消化不良症，吃下去的煎蛋和土司全沉淀在胃囊里了。我觉得压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来啦，世界上少了一个被生活压扁了的人。

下午，我走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

女娲氏之造孽

叶灵凤

—

莓箴今天走了，敬生又在邮局中办事没有回来，诺大的一间楼上，只有我一人静坐，楼下的笑语历历从窗口递上，使我缱念的心怀，益复不能自止。昨天此时，莓箴还在我这里，他并没有同我讲起即要走的事，然他今天竟偷偷的走了，在他的心意，以为不使我预先知道行期，可以减少我的痛苦，殊不知今天这突来的离别，却益发使我悲伤哩！我今天清晨从床上听见他嫂嫂在楼下对他说，莓弟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还不预备车子走么？我的心真碎了。我本待要起来送他，无如我们的关系既是这样，我惟恐他人见了我的泪容，反将格外引起流言和蜚语，所以我只好蒙头掩面痛哭。知我此时情的真唯有这一条薄薄的棉衾了！

他近来大约知道开学期近，快要与我离别，更格外同我亲近，每当敬生出去后，便即不顾一切地跑上接来同我谈笑，以期在欢乐的陶醉中，想使我忘记了未来的离别。然他虽是这样地用心，虽是这次使我是免去了黯然销魂之感，他却忘记别后的我了。可怜今日这一个晴天霹雳，蓦地分离，使我追念起旧情，心中如何地难堪呵！

我早知他今日便走，我真懊悔昨晚的一举了！我近日因莓箴校里就要开学，心中常是不乐，昨晚敬生忽然要我出去看戏，说是看我近来太沉闷了，要我借此散心，我当时因怕他窥破了我心中的隐事，所以不敢回却，只得立时答应，然不料我们在楼上房中这样轻轻地对话竟使他在楼下也闻见了。我们出门时我行过天井，回头从厢房玻窗中望去，只见他伏在案上不动，大约又是哭了，我要进去劝慰，却又因敬生同行，为免他疑心起见，我不好停留，只得随着出门去了。他每见我与敬生同行，总是常要伤感，我虽极力劝他解脱，告他这是无可如何，不可免的事，然他终无以自宽，因此我便不常轻易同敬生出去，然有时又为情势所迫，势不能不同行走；便如这次的事，我在这种情势之下，实不能不敷衍敬生一行，然却又惹了他的伤感了。我既瞥见他在房中痛哭，我虽走到影戏园里，我的心却留在家中！我和敬生并肩坐在一排椅上，黑暗中我耳边只有嚤嚤的哭声，眼里只见莓箴耸动的双肩和一副苦闷

的事,如今竟真将实现了!

怪不得莓箴家中的人日来对我都改变了素态!怪不得我每次走下楼时,他母亲总是向我作极冷淡的招呼,他哥哥总是向我微笑,他嫂氏总是向我讲有二重意义和暗示的话哩!原来他们已晓得了我的隐事!他们已获得解启这秘密的锁钥了。爱情的成分虽只有痛苦没有羞愧,然我一见了他们那种锐利的眼光,将我作了鸽的,纷纷投矢于我身上时,我总觉这是莫大的耻辱。我从没有经过这样的窘涩,为了爱情的原故,我什么都尝到了!

今天是莓箴走后的第四日,早晨我从间壁窑货店中收到他转递来的一封信,这是我们约好的通信地址;他信上说他仓促成行,未能使我预先知道行期,实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他说他在临行的前夜,曾写好一封信预备留交给我,不料当时因夜深了疲倦异常,竟忘记将信收好便去就寝,哪知竟被他因赴宴迟归,严肃的老父看见;他老父万想不到他轻轻的年岁在暗中竟有这秘密,勃然震怒,立时将他从睡梦中唤醒,严重地申斥了一番,可怜他便不敢再留滞在家中,第二天清晨便匆匆地走了。他又说现今距这事发生已是四天,他父亲定已告诉了他谨默的继母、狡谲的嫂氏知道,他问我日来他们对我的情形可有变动。

呵,天呵!我还在梦中哩!我真料不到竟有此事发生,怪不得他们这两日以来对我的态度遽变!当我接到信时,我正欢欢喜喜方以为他定有许多的好话对我讲,哪知告诉我的却是这样的一件事!我看了以后,此身真如坠冰洋,什么想念都消灭了!呵,天呵!这令我如何是好?这今后的生涯叫我如何腆颜去承受?

啊啊!这今后的生涯叫我如何去承受!以前在事情未被他们发觉时,我可以同莓箴整天地守在一起,我可以很自在的从楼上走到楼下,要可以在他们任何一个口中探问莓箴在外的消息。然而现在呢,我可以向哪一个去询问?当我未走近他们时,他们那锐利沈毒的眼光,已涨满了讥笑两字,使我没有开口的勇气了。他们不向我追诘,已是我莫大的安谧,我还敢再向他们去提及?事变之来,真如迅雷不及掩耳,我不料我们已不幸的关系中,更突出了这意外的变化!

他们自知道了这事以后,我深知他们除鄙夷我的行动外,还在暗中向我痛恨。在他们的意见,以为莓箴与我的发生关系,完全是出自我的诱惑,没有我这个人,他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决不会惹上此事的。呵,天呵!他们若真有这种意见时,这真冤煞我了!我此时虽也有懊悔不该使他一个无辜的青年,惹上了痛苦烦闷的心意,然我的忏悔却完全是在咒诅我自己的不祥之身,我并非惋惜这事的出现。我们的关系,若果真仅是因我的主动它才发现,那我倒也很可简易地将它消灭了。无如又不是这样;这样的一件事,既非我能为力,亦非他能为力,在我们之间,实有不可抵抗的潜力驱策着我们,使我们刻不容缓地互相前进,在我们自己彼此尚未发觉时,这

的，莓箴和我虽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，然当我万一有了危急时，他是一定要奋力相助的，到那时即使我没有什么困难，然当事情闹得这样天翻地覆后，我们的生趣全无已是可断言了。我本是无用的残躯，我牺牲本无足惜，然他一个青春灿烂的年华，若竟因此事而亦断送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我为了这事，为了不要使一个方兴未艾的奇葩竟因我而枯萎，所以我平日虽是不肯一步认人，然此时对于这投掷我的一切。我也只好效法十字架上的羔羊，含泪无言，仰首去承受！本来一切都是我的罪过，没有我又何至有此事发生。我为了我的罪孽而受辱骂，这不是我应得的惩罚，我方愁我无赎罪的余地，我岂是逃刑的懦妇！

写了一封信给莓箴，劝他不必因我们的事被人知道而悲伤。这本是不应隐瞒的事，这本是应当登在高峰之上戴起荣誉的冠冕向万民去宣告，万民听了都要为我们额手称庆的事。无如在被几千年传统势力积成的缚束下，在一点真情被假面重重的礼教斩割得无余中，人心里将不敢进出这一缕真灵！

繁茂的果丛经了温暖娇艳的秋阳，累累的华实自要无隐掩的呈献，我们的事也是这样，这正是自然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又何必顾虑！

四

上次曾写过一封信给莓箴，后来又写过一封，至今已月余了尚未得复，这真使我焦急万分，饮食都不得安宁。他怎么还没有复信？无论校中功课怎样地繁重，然写信的时候总可抽出；敢是我的信竟在中途遗失？然即使他没有得到我的信，在这一个月余的间离，他也应有信给我。他如今这样长久的时候没有信来，难道真个是忧郁成疾，竟缠绵在病榻，不得作书么？近来家中的人对我虽稍安，不再像那样纠缠，然大错铸成，我们的事终已非昔日可比，要再求已往的那般欢情恐终非今生所能梦想，我为此事，近来的心情已日趋烦闷，再加莓箴这样长久没有信来，杯弓蛇影，市虎含沙，实使我百虑丛生，真疑此中或酝酿着未来的大变！呵，他何以没有信来？即使真病了，他也应请人写个信封，寄页白纸给我，怎地只这般杳无消息！

在莓箴初离家时，我盆中的水仙方含苞初放，现今则架上只剩了一座空盆，这株薄命的残花，正不知被人辗转弃掷，已到了什么地方了！屋后的连山，宿草已重披上浅碧的新衣，欣欣地渐侵到蜿蜒的山径，我每日坐在房中，从床后的小窗，独对着这盎然的山色，春风挟了花香和土中蒸发出来的气息，不时从窗棂送进我的鼻观，使我想起我心中蕴蓄着的疑难，不禁要诅咒这繁盛耀人的艳景！啊啊！我此时若是个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深闺思妇，看见这陌头春色，想起了旧日欢情，我倒也可索性整日地紧蹙双蛾，在楼上去长吁短叹，博得众人的怜惜，群来向我慰问。无如

我现在已算不起来,只觉日日嬗递,我病榻的生涯已将近两句了。小窗深锁,长昼沉沉,益以春雨凄凉,倍使我念着久无信息的箴不能自止!我此时虽不能寻出我患病的时期,然得病的来由我则深自明了,我知医我这病的回春妙药,实只有海上的一羽孤鸿;青鸟不来,我的病恐终不能自己。

自患病以来。我的神经很衰弱,睡眠的时间很少,即偶尔入睡了,也每每被无端的噩梦扰醒。我在梦中不是看见莓箴一人病滞在上海的邸舍,便是觉得我一人仆仆在道上去求律师;种种在我醒时脑中绝没有一点影子的事,也会在梦中发现;我每次被惊醒了总要止不住浩叹,在房中看护我的她们,听见我的叹声,总要俯来笑问我在梦中又遇见何事。真的,她们近来似是很要留心我无意的表现,每是几人一齐走进房,询问我的病状,问后又彼此看各人的脸色,像是要和她们适才在外面所讲的什么对证一般;有几次我更听见她们在外间窃窃的私语,虽躺在床上不能知道她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,然是在那里论我的事则可断言的。其实我的事和我得病的来由,她们哪个不知道?我现在正不要再回避什么,她们又何苦这样地藏头躲尾!

虽在十日以前,敬生已迁到另一个房间去住宿,然房里往来的人太多,这册子我不但不能写,并且即连看的时候也没有。我现在只好利用这一刻,这黎明的一刻,她们都因了白昼的辛苦正在酣睡的时候,我才敢从我贴身的小衣中取出这册子,借了床后小窗射进来的微光,侧伏在枕上歪歪斜斜地写,他也叫我想起了什么时不妨写下,我这便是照他的要求。我心中真塞满了夺咽欲出的话,然又无一个人可说,我只好率性全移在这纸上了。

风雨连宵,春意阑珊,这样的天气很不宜于病人,尤其不宜于我这个非病的病人。我整日地躺在床上,耳中闻着风雨的吹打,目中所见又都是对我怀了鬼胎的她们,我虽不要自寻烦恼,有时亦不能够。她们近日每个进来问我,脸上总要现出疑烦的颜色,敬生也是这样。他有一次对我说:“你放心,不要性急,且安心静养几天,什么事都不要乱想;将心放宽了,任何的病总会好的。”这虽对于一般病人的普通安慰话,然出自他的口中,我心虚的人听了,不穴而风,总觉是有为而发。他虽不致也晓得我的事,然我总觉有点不安。

这一间小楼被闭得紧紧严严,既看不见含泪的落花,又听不着唤归去的鹃声,我只得将这病躯遗在床上,率性任了灵魂挟起残破的败翼,去在幻想之乡里遨游。然我一想起久无信息的莓箴,我的一缕游魂,又如经不起这窗外风雨的小鸟一般,立时颓然从太空中坠到了可怕的层渊底!他如此长久地没有信来,实使我虽不敢再去乱想,亦止不住不作无益的推测;他若与我仅是些若即若离,暧昧不明的关系,那他这样长久没有信来,我倒可以疑他是在摒弃了我,失恋的悲哀,实较这不知是

悲是喜的倒悬为好受！无如他又不是这样。我们彼此是决不会想忘，然他这样久的没有信来，却又是何故呢？呵！这疑问，这哑谜，这百思不得其故的苦闷！

我虽病了近二十余日，然我不但不能寻出我始病的时期，并且我亦不甚觉得我是有病。医生来了，虽给我诊出累牍的病情，连篇的病状，然假使我真是有病，这又岂是草根树皮，一两瓶药水所能奏效？我不但不觉出我是有病，有时我在床上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，念及假若箴此时是在我旁侧，我直觉得我依然可以立时起来谈笑或径往楼下。但是待我要实现我的理想，偶然想将身子略抬一抬时，则又完全相反了。我不但不能坐起，即连现在因这边写酸了想要反一侧时亦不能够。旬日以来，我自己觉出所谓病状者，除饮食很少，胸头时常作呕外，便仅是衰弱这一点。其实我心体还依然强健，我想起这风雨中的暮春烟景，我直恨不得立时便起来去眺望，不过我终坐不起来。我枉自学了几年的医，我也察不出我自己的病状。

六

呵呵，我此时也虽能执笔在写字，然我总疑惑在这里的不是我，我这个我早已不知涅槃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平常疯狂的人，都是他人觉得他疯狂而他自己并不觉出，我则此时虽没有人说我是疯狂，而我自己实觉已没有再统驭这神经的能力。我直到此时，我想起昨晚的一幕，我犹如在窒息的矿中一般，实没有再呼吸的可能，我眼前所见的完全是一片空曠的黑暗，我已消失了我所有的一切感觉。我虽明知我在这世间并不能再有几日的苟延，然在我一息尚存之前，这灯下的霹雳，总要充满了我全身的细胞和纤维。——在我溘然长逝之后，我的骨殖化了灰烬，若有好事的人用了二重视觉的目力来辨察，我深知他一定能在这一堆死冷的灰中，看出斑斑的图画，都是关于这事的印象。

啊啊！这究将如何写起呢？这事我虽记得清晰晰，然我此时心中已如劫后的村墟纷然无序，这万缕的悲哀我果将从何条说起！——我此时虽瞑目念及，我亦心痛难忍。我不知这心痛的作用，是否果起于司血的心房。假使我所想不差，我深知此时若将我的胸部剖开，血弩万翎，我这一拳破碎的肉块，恐怕早已森然布满了孔穴！

然骨鲠在喉，我总不能不吐，这样的一件事，我若也不写下，我真事负了莓箴贻我这册子的本意。好了，且待我勉强悲怀，将这梦一般的奇境叙写一下罢！

这几天因我精神稍好，看护我的她们仅于昼间在房中陪我，晚上都是各往楼下或家中去宿，这偌大的一座房间，仅有我一人悄对昏黄的孤灯和岑寂的夜静。每晚我一人侧卧在时，遥看了壁间所悬莓箴手绘给我的玫瑰，那皑白的花瓣，那淡红的



带束,每要引起我不少旖旎的梦想和感旧的情怀。昨夜将近十一点钟,我正醒着仰卧床上,瞑目推想莓箴久无信来的疑团,忽闻门框微响,睁眼看时,只见敬生走了进来。自我患病以后,我每不耐见他,所以他也不常进来,昨夜我见他忽在人静后来此,料想定是闻了我的叹息前来向我慰问,不料他走进来后竟在床沿上人坐下,笑着对我说:“蕙!我给你看一点东西,”说后便用手向里衣的袋中掏取。我以为他一定又在外边购得什么装饰物来了,我方暗笑他对我用心的虚掷,哪知他掏出来的却是个很厚重的信封!呵,天呀!惨剧来了,我一见这信封,我立时眼睛一黑,就如从千丈的高崖,一失足倒撞了下来一般,我已消失了一切的感觉,我化了石的身躯,直挺在床上莫想动得分毫。这封信明明是我投在邮筒中寄给莓箴的。却怎么到了他的手中呢?我目瞪口呆,一直到他从袋中继续又取出三封信来,我都一言未发,一瞬未移,但是我的身躯却已由静止的状态中变到了战栗。他见我战得厉害,床柱都震震作响,便很稳重地对我说道:“蕙,不必害怕,不要惊震,你们的事我早知道了,这里的四封信,两封是他给你,两封虽你给他的,现在都在我的手中了。你作这事,我本没有权柄干涉,不过你不该瞒下我作出。以为我总不致晓得,你太藐视我了!现在我什么事都知道;我深知在你的箱子里,还有许多关于你们的物件,你不必迟疑,你可将钥匙给我让我去检视一下。你放心,我决不使你为难。”——凡人遇着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事,只有两种态度可趋:一种是抵抗,不问青红皂白,利害理曲,只管奋起去争辩;一种是镇静,只保持着止水的态度,以观事情究要变到什么模样。不幸的我,对于这次事的发生,竟取了后种的态度,我木然无言,只懒懒地从枕下摸出了钥匙给他。我幸亏那时未有剧烈的举动,否则一时造次,恐连现在回想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我将钥匙交给他后,挺在床上,眼见得他启了锁,从箱中取出个沉重的纸包,已心里虽想要去阻止,身体却无力移动。这里面,正藏有莓箴以前所给我的信,和他手写的一册日记,并一帧半身的肖像。他将纸包取出后,便在距床稍远的一张台上,一件一件地察视了起来;他将小照看了一眼,又将日记翻了几页,随后便将信逐封抽出。这信的数目,一共有五十七封,都是莓箴三年来心血所凝成,纸色有的是淡红,有的是浅碧,有几封更由他在四周绘了同绾的双心和许多美丽的图案。他将信一一翻视了后,便又重行裹起,握在手中对我说道:“蕙,我不再扰你了,你放心,你好好地安息罢。我现在不过将信拿去看看,我决不使你为难。”说后便不待我回答,就径自走了。

这事的发生,为时不过仅延两刻,我始终未开一句口,他说话的声音也极低微,一切都极恍惚,我要不是看看钥匙已不在枕下时,我真疑是在梦中。他走后,房中一切又归到宁静,只是灯光因油少黯淡了许多;然在这空间,这幕后已潜伏了莫大的剧变,任是娲皇再世,炼就了几万主的五采神石,只恐怕回天乏术,终无力补救



的罪孽了。在理我与莓箴的事既被敬生发现,此时我正应借此向他提出……(我我没有勇气写这字,我不知我懦弱无果决的心情,何以至此尚不能改去!)则此后海阔天空,正可任我顺随意去翱翔,只是此举恐怕仍不免要将莓箴牵入旋涡,那我的志意仍不免失败,所以此时我也不敢出此。我此时只要能有方法不使莓箴因我受累,我真什么委屈的事都愿做!敬生若能姑息不究,我可再忍辱去侍奉他,只恐他不肯甘心罢?

我不知死对于我们的事可有助益?假若我死后能使敬生因我已死不相追诘,莓箴也能从此断念,我倒是一死为上。这事只好待几日再说。设若事情真至无可挽救,我只好实行此策。——我这样做,并非我畏死,实因我深知我若一旦长殒,这消息传到莓箴耳中后,他也要无心人世的。

我的病虽已近两月,然我身体上并不感着如何痛苦,我依然诊断不出我的病状。早几日每晨,我尚要作呕,现在则并此也没有了。我现在只觉呼吸很急迫,且有时腹膜如发炎般微微感到不快,此外则一如平昔,只不过精神很萎顿罢了。最好笑的,昨日在事情尚未发现时,敬生曾另延了一位西人来诊视,——敬生的忍蓄力真充富,若不是他自己向我提出,我始终猜不透他也不知道我的事——这医生听了我的心脏,他说我好像是有孕,惹得我向敬生埋怨了一场,怪他怎找了这样一个冒失的饭囊来。我在那时,真想不到他的袋中竟有我的四封信。此刻我则因一夜筹思的结果,和侧卧着写得太久的原故,心力很是不支,呼吸每像要不能继续的情势,实则这不过仅因我运思太久,所以有此现象,假若真能渐渐地气绝,从此不撻一切烦恼,倒也是我所乐求的。

曙色开了,太阳已将出来,我不知随着临到我的将是些怎样的刑罚!

七

敬生自从那夜将信给我看后,一直至今已五日未到我房里来了,这几天她们对我也很可疑,每有耳语和手势的举动,这不是好现象,自不待我深辨,只是我不知他们究要把我怎样布置?然无论他们把我怎样,我都一无所惧,所可虑的只是他们或欺我在病中,竟在外面同莓箴为难,那我一人安卧在床上,真不啻自增罪孽了。可惜我现在无力起来,否则我早已要找寻敬生将此事解决,盖我虽说我心很安静,然这仅是言我对于我自身的态度,若提及莓箴,我真无时不在恐惧之中。

因了这几日来辗转深思的结果,我真觉得护持莓箴实是唯一要务!我是已裂之名,我是已败之身,我再受些辱骂痛苦真不足道,惟有他以纯洁之身,方有远大的前程,若也蒙些不名誉的流言,被人认为莫濯之羞,那不但我因了爱他的原故于心



本圣经样的小册。我起初以为也是哪一个卖出的书籍,我当时倒很动了同病相怜的意念,于是将书拈起想要识一识这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尊名大姓。哪知翻开一看,却出我意外,正是一个记事簿,里面满满密密地全是些很劲秀的字迹。我即问他是从哪里得来,他告诉我是于上午在车站附近道旁,无意拉着,他说他起初还以为是个钱夹哩!我当时因好奇心动,便与他商妥,将我应得的两角书价,少取六枚铜元,就以这册子作了抵品。我回来晚上燃起蜡烛,在昏黄闪忽的光中,将这簿子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。册子里面首页绘了一个破缺的心形和一朵枯萎的玫瑰,下面有一行英文写的是“The gift of lover,”里面字迹都是钢笔,有一部分却又是用铅笔所写。我坐了两点钟的工夫,延迟了我三枚馒头的晚餐时刻,一口气将它读完;才知道这是一个妇人的手册,里面所记叙的,正是她自己委婉的遭遇。

现在上面所录,便是这簿子里一字未移的原文,只不过她本来在每次不同时日所写的后面,是以符号隔开,我则易以数目字了。

这妇人的地位确是很苦。她似乎一面要保持住对她情人的恋爱,一面却又不欲与她丈夫分离。她这样做,她已辨明过并不是为贪图物质上的享乐;大约她之所以不愿分离,正如她自己在另一节所说,是为了本身的能力不足和提防累了她情人的原故。然她这样确是很苦了!在她事情尚未被她丈夫发觉之前,她敷衍掩饰尚易,现在则她丈夫已知道了她的事,她犹能相处,虽是她丈夫自身不欲与她为难,然她准予应付的情形已可想见了。遥想她每日共枕的是这样的一个人,旁侧卧的又是这样的一个孩子,她梦中要见些什么,真是除上帝外无一人知道!而这样的一件事,其结局将要若何恐也无一人能定。

现代人的悲哀惟在怀疑与苦闷,所以每有反常和变态的举动,这妇人以中年之龄,忽与一个青年发生恋爱,行动已很可异,事情发现后,她处在三角的关系之下,又复顾左虑右,毫没有一点决定的主张,我们试看她自己所记,有时心情很安静,有时又很悲哀,时而要自杀,时而却又甘于忍辱偷生,犹疑寡断,虽不能说她可以作现代一部分在恋爱痛苦下妇人的象征,然至少总带有几分世纪病的色彩。她曾说这册子未必能与她久伴,不料现在竟真离了她的袋中了。

在册子后面斜夹中,我又发现了一封信,信末她署了一个箴字,想就是她那位 Melandholy 面目的情人手笔。信中的语气,似是在晤后所写,大约这次战祸重生,这妇人所居的地方也遭了兵燹,她那册子中最后所写的一件希望,竟真实现了。

这下面便是那一封信:

我亲爱的:

你一两日后虽又要遯归故居,然我此时对于这次离别并没有一点惺惜。良以在这种礼教的积威下,这种社会的组织下,我们既是那样的关系,事情现在的情形

满了奶油和咖啡的香气，融融泄泄，完全消除了外面秋暮萧杀的情调。在最里面的一个座位里，我和韩斐君对面坐下了。

他始终沉默着不曾再开口。在柔软的灯光下，望着从咖啡的热气中时显时隐的他的阴惨的脸，我急于要将这静默打破了。

“斐君——我想我们不妨免除客套，不必称先生吧——几年不见你，一向都在上海吗？”

他说：

“时间当然是在上海的居多，不过其中也走了许多地方，可说是到过天堂，也到过地狱；到过地狱里的天堂，也到过天堂里的地狱了。最近却是刚从香港来。我一来便想寻你，打听你的住址，可是四马路的几家书店好像都不知道你的住处，我没有办法，便想到你向来是喜欢买西书的，决定在几家书店的门口等等你。在中美图书公司门口走了两个下午不曾见你，今天在别发门口虽然已经是第四次，可是终于给我等着了。”

我想接着就问，你等我究竟有什么事呢？可是看见他自己并不提起，便也不好问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其实，你只要写封信寄到几家熟悉的书店请他们转交，我大约总可收到的。”

“我因为急于要见到你，”他说，“便不曾想到这上面去。其实，我尽可在信里向你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摇一摇头，停住了，从紧咬的嘴唇上，我看见他是在忍着一阵突然袭来的战栗，我连忙说：

“你的身体好像不很好，喝一口热咖啡，我们且慢慢地谈吧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：

“一切事情都是梦一样的。想不到有些事情我在当时可以做，现在连想的勇气都没有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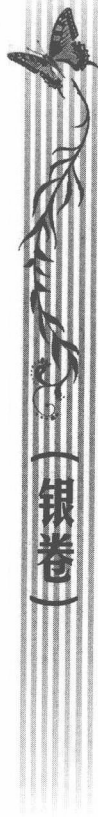
我安慰他说：

“人生本来是这样不断的矛盾，不断的挣扎结成的。青年可贵的地方在能从这里面忍受而坚持下去。”

他点点头说：

“你的话是不错的，但是有些事情确实使我无法忍受了。我情愿死，情愿入地狱，但是象这样活着而忍受自己的过去却是太残酷了。正是因了这个原故，我才想到要来麻烦你。我们虽然谈不上朋友，但是一位文学家是了解人类一切细微的感情的人，也许在你面前，我能暂释我的重负吧？”

我说：





“这样漂亮的孩子，你还客气说不是自己的哩！那么，送给我吧。”

我将孩子抱了起来，用着表面上似乎是不关心的态度，暗里却将这孩子仔细的观察了起来。

我想：如果韩斐君适才的话不是无谓的牢骚，他的一切秘密，也许就藏在这孩子身上了。

一只手抱住了孩子，我一只手便将那一架小飞机的发条绞了起来。始终觉得孩子这一张清秀的脸，一对大而灵活的眼睛，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一样。

见了我在仔细的看着孩子，韩斐君突然的问了：

“你看她象谁？可象我吗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象你。”

“还有一部分呢？”

我只好情急智生用了一句俏皮的答案：

“是爱的结晶。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与其说是爱的结晶，不如说是恨的结晶。可是，你难道看不出她象谁吗？”

我急急的在心中搜寻着这孩子脸上的那种熟悉的印象的根源，可是因了对韩斐君的去一切都不知道，实在无从捉摸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难道不象她的母亲吗？”韩斐君靠了枕头上说，好像用了相当的勇气，“难道不象陈艳珠吗？”

闪电一样，听了他的话，我立刻明白了对于这孩子相貌熟悉的原因。说起陈艳珠，孩子的一对眼睛却正是一对雏形的陈艳珠的眼睛。韩斐君到底是和陈艳珠有了关系了，那么，无疑的他的主角一定是她了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几天以来我的疑团渐渐有了头绪了。

但是在表面上，我仍淡淡的说：

“说起来，倒是象的。不说我倒记不起了。怎样，你——”

我是怎么也忍不住这样问了，可是刚说了一半，他却接了下去：

“你不必多问，就乘今天的便利，我略略的告诉你一点我和她的事吧——你有空吗？”

我沉默的点点头。

斐君抬了头向站在一旁始终不曾开过口的奶妈，用了广东话说：

“时候不早了，你带了她回旅馆去吧。”

奶妈从我手里接过去了小孩，开始将一件灰色的小外套给她穿了起来。

九 温暖的秋晴

韩斐君的病房是双人的，有一张病床空着，奶妈带孩子出去了之后，房里的空气登时沉静了起来。天气是难得有的温暖的秋晴，从他房里的窗口望出去，底下有许多病人在走廊上躺在椅子上晒太阳。

“叶先生，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和陈艳珠的事吗？”

在床上反覆了一下，好像是要躺得舒服一点，韩斐君这样的问了。

我说：“在和你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出你们好像很接近，旁的事也间接从报纸上和旁人口中听得一些，至于详细经过，我当然不晓得了。”

从窗口走过来，我开始在他对面的一张空床上坐下。我心想韩斐君和陈艳珠有一些关系，这在当时是早已推测得到的，但是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悲剧的成份，那却是出于我意外的事，因为我一向以为象他们那样的人决不会有真感情，能认真，至多不过逢场作戏表演得卖力一点罢了。

现在我才知道韩斐君并不象他过去表面上那样的一个公子哥儿。从他现在的一切举止上，我看出他在精神上已经是受过重重打击的人了。

他又问：“你近来可曾看见过她没有？”

这一问颇使我有点惊异，因为我对于陈艳珠和对于韩斐君一样，久不知道这两人的行踪，更说不上遇见的事了。

“她此刻在上海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一切我都知道，”他苦笑着说：“今年夏天在青岛，夏末到了上海的，大概冬天便预备回香港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根本我去的地方和她们时常去的地方不同，所以不会遇见。即使遇见，也许我不认识了。”

“但是任是她变成怎样，我不用眼睛看，就是用感觉也可以分辨得出是她的。世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女子的。她杀了你，她还说是爱你的原故。她抛弃了你，她仍说是为了爱你的原故。叶先生，你见过这样的女子吗？”

我心想：我如果也象你一样遇见这样的女子，恐怕此刻躺在床上的是我而不是你了。

我摇摇头。

他凄凉的一笑。

“那么，你是幸福的人了，”他说，“我给你一点东西看。”他侧过头去，用手在枕头底下摸着，拿出了一本小册子。

有自己内心不纯洁的女子，才以为每个男性是不怀好意的，说话也许俏皮一点，但是我该原谅她，这是独身女子在交际场中仅有的武器。她立刻能接受我的诚意，很大方的和我谈话，好像是熟识的朋友，并不忸忸捏捏作态，而且能看懂了我的心意这颗心是多么聪明美丽哟！

从这窗口望出去，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。大建筑的灯光，从黑暗的大幕下，五色缤纷，向你闪着一万只瞬息不停的眼睛，这每一只眼睛，都是黑而清澈，有长的睫毛，修然入鬓的黛眉，配着一张长长的脸，掩在斜掠的头发下，用她小小的朱红的嘴唇向我微笑着，微笑着。

“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看你了。”

这一张该祝福的嘴，我要用整个的灵魂，全身的细胞，战战兢兢的，抛开世上其他的一切，期待着你的降临。

不要使我失望哟！我昨晚已经失眠了。

十四 期 待

早上起来，就叫仆役买了一块钱的花，插在昨天从新新公司买来的花瓶里，叫他将房间特别收拾了一下。又自己到楼下买了一磅太妃糖，几样水果。不知道她爱吃什么？第一次真不容易选择。

香烟，咖啡，什么都预备好了，只等贵客的光临，我吩咐仆役，如果有位小姐来看我，立刻请她进来。

该不会有旁的不知趣的朋友冲来吧？

并不是第一次认识女朋友，但是心里止不住的焦急和不安，象毫不曾有过这种经验一样。为什么？爱她吗？是的，我爱她，我自己发现自己的秘密了。

这是不可解的，现在就谈到爱的问题，也许太早了一点罢。但是，如果不是爱她，为什么一向总注意她，嫉妒她的男朋友，因了她要来而感到不安呢？

况且，出于我意外的那样温雅懂事，并不是传闻的那样一个浅薄没有灵魂的女性。仅是这一点，我已经不能把握自己了，况且对待我又是那样的多情呢？

从她今天的衣饰上，我要观察她对待我的态度，一个女性不把一个男性放在眼中的时候，她是不愿意为他而装饰自己的。

推测不出她在什么时候来，觉得每一分钟，每一秒钟，都有来的可能。也许上午特地跑来看我，也许下午顺便来看我，也许晚上瞒着其他的朋友，偷偷的来看我。

我怎能断定呢？我是相信命运的人，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，她要赐给我的幸福的限度，我是无法预知的。